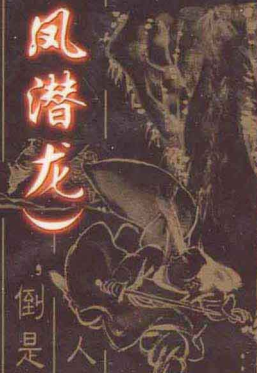




柳梦蝶年纪轻轻，口气却大，她也傲然笑道：不击毙你好了，最多害怕。原来她刚才在害怕。台下时，听人



龙虎斗京华

梁羽生 著

哪料我也别论，还不。因此，在柳梦蝶踏上台时，立心只把他打成残废。卓环在敌特强欺人，倒是

【梁羽生小说全集】知道耿卓环在敌特强欺人，倒是

名多年，倒是

青钢剑出手，一领剑诀吐出莹莹寒光，便奔耿卓环胸坎刺去。武家有句：思是使剑的，多前刺击的，这卓环不禁大怒，左右夹击柳梦蝶，她未容



白，剑走黑。意梁羽生 著



梁羽生小说全集

龙虎斗京华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虎斗京华 飞凤潜龙 / 梁羽生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1)

ISBN 7-80521-656-8

I. 龙 ... II. 梁 ... III. ① 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 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中山新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邮编: 528437)

960 × 1240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305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定价: 19.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龙虎斗京华

楔 子	夜雨空山 深宵来怪客 白云苍狗 古刹话前缘	 (3)
第一回	水泊隐居 一心传绝技 同门义重 千里作调人	 (9)
第二回	一叶扁舟来 波翻水泊 十年人事改 剑护师门	 (32)
第三回	走辽东 学成绝技 擒凶贼 雪了疑冤	 (51)
第四回	历历劫数 抚刀长叹息 匆匆来去 引剑上征途	 (73)
第五回	钟海平 暗试绝技 柳剑吟 夜斗神鹰	 (90)
第六回	深夜论英豪 云开月现 筵前腾杀气 石破天惊	 (114)
第七回	死死生生 是非终雪亮 恩恩怨怨 友敌辨分明	 (130)
第八回	大漠穷荒 神尼隐现 晓星残月 女侠迷惘	 (148)
第九回	灯火阑珊 中年心事浓如酒 暗香浮动 少女情怀总是诗	 (173)
第十回	遭暗算 英雄惨死 诉心事 儿女多情	 (188)

第十一回	贼垒留书 擂台争胜	双英入虎穴 一女震群雄	 (209)
第十二回	虎斗龙争 风流云散	气寒西北何人剑 声断东南几处箫	 (236)
尾 声	月冷京华 秋寒塞外	卅年一觉江湖梦 万里西风瀚海沙	 (259)

飞凤潜龙

第一回	古怪离奇的考试	 (1)
第二回	穴道铜人的秘密	 (9)
第三回	婚宴风波	 (27)
第四回	洞房之夜	 (44)
第五回	新来的马车夫	 (52)
第六回	潜龙出现研经院	 (69)
第七回	真相大白	 (77)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楔子

夜雨空山
白云苍狗

深宵来怪客
古刹话前缘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调寄《踏莎行》

列位看官，这首《踏莎行》词，不是没有来由的，其中包含有武林中风华绝代的一位奇女子的辛酸故事，包含有武林中龙争虎斗的一幕，而这位奇女子也正是《龙虎斗京华》中的主角之一。笔者曾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和这位女主角作过长夜之谈，说来宁非奇遇？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笔者因事到塞外访友，独自雇用一辆骡车，驰驱在关外的斜阳古道之上。那时正是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漠漠荒原，遥接天际。那天行了几十里路，错过宿头，天将垂暮，尚未见炊烟。塞风括地，荒野无人，正在心里嘀咕之际，忽听到背后蹄声得得，骤然两骑马飞驰而来，将近身旁之际，忽地又蹄声一缓，不见驰过。自己那时年青历浅，平素又爱看武侠小说，不禁想起在荒原野道劫杀行旅的绿林好汉，打了一个寒噤，在骡车上回头一望，只见这两乘骑客，一个是四十余岁的中年人，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壮汉，都生得魁梧奇伟，腰间隐隐现出剑鞘，心想莫不是真的“那话儿”来了？正在发愁，蓦地一股寒风飏然掠过，两骑马已抢过骡车前面，两个骑客还回头看看我们，面容似微现惊讶之色，但旋即又骑马奔驰，渐渐在原野上只剩下两个黑点，没入寒风卷起的黄沙之中去了。

我们又约莫行了十多二十里，还是不见人家，这时天色已暮，



在暮霭苍茫中，塞外的荒原特别显得荒凉，又因为途中遇见过两骑怪客，心中正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不知如何过这一晚。忽然骡夫欢呼指点道：“你看那边！”原来在他指点的那边，有一座树木稀疏小山，在山畔有着一间古寺。我们连忙将骡车停在山旁的小树下，反正荒野无人，塞外又民风淳朴，不怕有人偷去。将骡车停好后，我们就爬上半山，做月夜敲门的不速之客，敲了半天，才听见里面有一个苍劲的老年妇人声音：“寺门没有关上，你们自己推门进来吧！”

推开寺门，扑地几只大蝙蝠在殿角飞起，发出吱吱的怪声，大殿阴沉沉的，殿中的烛光给冷风吹得摇曳不定，烛光在阴沉的气氛里也似乎冻结起来。我们凝神注视，只见殿堂的大蒲团上，盘膝坐着一个年老的尼姑。来人的脚步声，蝙蝠的怪叫声，似乎都没有带给她丝毫纷扰，她端坐着动也不动，就宛如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古代石像！

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倒不敢冒昧行进，先停顿一下。这个寺不大，殿堂外是一个小小的庭院，院中有一棵约可合抱的大树，在微弱的烛光下，我们又看到一个奇怪的事情，那棵大树上有一道好像被铁箍箍过的痕迹，凹下去直有两三寸深，而且那道痕迹的合拢处，正当着我们这一面，分明是两只手掌的掌印，同样也陷入两三寸深。

我们停顿了好一会，见殿堂上还是没有反响，心里虽然怔忡，但心想就算已经是到了“是非之地”，也不能不鼓勇行进了。我们慢慢地一步一步，从庭院拾级走上殿堂，再一步一步慢慢走近这老尼姑的背后，她才蓦地回头，笑说道：“贵客远来疲乏了！”在她回头的刹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对明如秋水，神光奕奕的眸子。虽然在她面上已布满皱纹，她也显出十分老态龙钟的样子，但无论怎样，也可断定，她少女时候，必定是个丰姿绝代的美人！

她跟着又说道：“贫尼还有一点功课，要少时才能够做完，贵客们且先进左边耳房歇息一会，贫尼功课一完，自然会来招呼你们。”我们又再浏览一下殿堂景象，只见除了几尊佛像外，便空无所有，在几尊佛像当中，有一张塞外驼绒做成的帘幕，内中也



不知道是供的佛像，还是另外一些什么，在绒幕下有一个形状奇古的花樽，花樽内有几枝塞外特有的，在初秋开放至初冬的变种忍冬花，花蕊还吐着清香，好像刚刚摘下来的样子。

那间左耳房倒是打扫得很洁净，但房中除了两个大蒲团外，也再没有其他家具，倒是壁角里堆了一些草本植物，我们也分辨不出是什么东西。

我坐定下一想，觉得今夜所遇到的好些事情都很奇怪。除掉碰见的那些奇怪现象不说，就是在这塞外的地方，能有着一间佛寺，一个尼姑，就已经是奇怪的事情了。塞外是喇嘛教的范围，怎会在这荒原里有一间佛寺？而且这尼姑看来也绝不似塞外人！

想不通，算了吧。我定一定心，在行囊里拿出一本《维摩经》来。我年青时，颇为喜欢佛学，那本《维摩经》是涵真大师最新注释的书，我特地带来，以解旅途沉寂的。我拿出这本书，还有一个想法。因为佛经上的维摩居士是一个道心坚定，而且是最善于宣扬佛法，舌灿莲花的人。佛经中“问疾维摩”那段就是一段奇文，当时八百“声闻”，三千罗汉都不敢去探病，因为怕道力比不上他，词锋比不上他，更何况外道？我拿出这本经，也是怕遇到“邪魔外道”，想镇定自己的。正轻轻念了不到几行，蓦地门外一个声音说道：“贵客这样用功？可也觉得在塞外荒原上有这样一间佛寺，这样一个尼姑，奇怪吗？”

声音正是那尼姑发出来的。她正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招手说道：“请到大堂里坐坐吧，贫尼已为贵客们预备了滚热的苦茶，喝喝好解寒气。顺便给你们解释，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一间古刹，会有贫尼这么一个人。”

我们喝了两口，放下茶杯，听那尼姑说道：“喇嘛教，其实即是西藏佛教，所崇奉的也是释迦牟尼。大约在唐中叶，印度的‘莲华上座师’到西藏创立红教，翻译出显、密两宗的佛经，并组织‘喇嘛僧团’。喇嘛是藏语中‘最胜无上’的意思。后来到元世祖忽必烈征服西藏之后，尊大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国师，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红教的势力遂日益隆盛。喇嘛教虽然也是佛教的一支，算起来是佛教十三宗中的‘密宗’，但却和中土流行的天台、



净土等宗大不相同了。密宗又称真言宗，讲究传授‘真言’，后来更与原在西藏流行的‘巫鬼教’结合，专以吞刀吐火等魔术立异炫俗，中土讲究大乘教义的僧人到来，反受排斥了，而且喇嘛只有男子可当，女人是没有这‘权利’的。”

我听着那老尼姑竟然能娓娓而谈佛的源流和宗派，不禁肃然起敬，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尼姑。这时天色更是阴沉，下起小雨来了，稀疏的雨点，打在树叶上，打在屋檐上。这样一个雨夜，陪着这样的尼姑夜话，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晚上。

这时又听得那尼姑继续往下说道：“虽然如此，但中土佛教和西藏佛教到底是同出一支，并非中土僧人完全不能踏进西藏的，否则怎会常有中土高僧经过西藏去印度朝圣？但中土僧人如果要在西藏立足，如不改信喇嘛教，那倒是一件难事。这个古刹便有这么一个故事：

“据说在距今百多年前，中土有一个高僧来到蒙藏云游，他既不会吞刀又不会吐火，但他却懂得治病，因此蒙藏居民也有布施给他的。渐渐他也收了些徒弟，那时西藏的大喇嘛见他没有来‘朝’，便派人叫他到色拉寺（西藏大喇嘛所居之地）来，问他有什么本事，如显不出两手来，便要把他驱逐出境。

“那位僧人却不慌不忙先问喇嘛僧们有什么本事？那时天空正有几头大鹰飞过，其中有一只飞得稍低，离地大约有十多丈的样子。一位喇嘛冷笑一声，突然一跃便跃上高空把那大鹰擒下来。另一个喇嘛更不打话，一手连发四粒弹子，把其余的四只大鹰都打下来了。那高僧笑道：‘你们都是用霸道伏鹰，且看贫僧的吧。’说完便向第一位喇嘛要过那只大鹰，放在手心上，摊开手掌，那大鹰扑了几扑，却无论如何都飞不去。自此大喇嘛便许他立足下来，在蒙藏建了三个佛寺，一在伊索昭盟，一在藏边的札什伦布，另一就是此寺。我的师父正是这位高僧第三代唯一的女弟子！”

说到这里，外面雨声更大，蓦地一阵寒风吹来，佛堂正中的绒幕，竟被吹开，我们又见了一件奇异的東西，里面竟是一张丰神俊秀的美男子的画图！

霎时那老尼姑的面色一变，眼睛里发出奇怪的光辉，但旋即





又平静下来，淡然的说道：

“居士们请别奇怪，他就是贫尼的未婚夫！”

怎么这个老尼姑还会有一个未婚夫？又听得老尼姑继续往下说道：“但他早在三十多年前给仇人害死了！他原是太极门名家的弟子，早岁挟剑仗镖，也曾威震江湖！不料后来竟死在宵小之手。呀！往事悲伤，我也不忍提起了。”

“居士们或者会笑我还勘不破色空的境界，太执着了吧？其实佛家并不是完完全全要讲虚无的，最上乘的教义是要‘入地狱以救众生’，试问不辞任何艰苦也要普渡众生，照一些略识皮毛的人看来，是否也算‘执着’？一个人总有所为而生存，贫尼就是为了他的深仇才忍受了三十六年的空山静寂！”

这时外面的风雨更大，吹得庭中那棵大树的树叶簌簌作响。忽然那老尼姑面色霎地一变，随手拿了几枚念珠向空中掷去，她的掷法也好生奇怪，只见她先掷一粒直上夜空，跟着又发出一粒，恰恰和前一粒落下时碰个正着，而且发出一种奇怪的清脆的音响！这样她一连发出六粒念珠，就在空中发出三声音响。这样的黑夜，这样小的念珠，可以想见老尼姑的目力和腕力。那老尼姑将念珠发出后，微笑道：“贫尼的这念珠以前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叫做牟尼珠镖，今夜的来人，无论是友是敌，总该晓得贫尼的家数！”

话犹未了，只见大树上现出两个人的身影，大叫道：“你老人家别发珠镖，是孩儿们来了！”

那老尼姑一听声音，失声的说：“啊，孩子！是你来了吗？我们又已有十八年没有见面了。”

这时大树上就好像两只飞鸟，突地飞扑到殿堂来，正是今天我们在路上碰到的那两个汉子！

那尼姑看看他们，说道：“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我未了的事是应该随你们去了结了。”

那尼姑等着两个汉子在蒲团坐下后，回过脸对我说：“居士们今夜来得正巧，明天我便要随他们去了，此行生死未卜，我想趁这长夜把过去的事详细对你说说，也让这两个孩子能够完全明



白。如果我们死了，你也可以把这些故事传下来，好让后世武林中人，知道武林中仇仇相报的惨痛……”

那尼姑就这样的谈了一个长夜，后来我在江湖浪游时，又得到不少有关的事迹，现在我写的这《龙虎斗京华》，就是将这位老尼姑的话，和后来所搜集到的材料，重新编造出来的。

欲知老尼姑是什么人，和这两个怪客是什么关系，她的未婚夫怎样被杀，请看正文分解。



第一回

水泊隐居 一心传绝技 同门义重 千里作调人



在今山东、河北两省边界恩县的地方，当公元六七世纪的初期，还是黄河入海的故道。后来黄河虽然改道，但在黄河与运河的中间，还是汇成了一个广大数百里的水泊，港汊交错，为黄河与运河的水流贯穿着。在这广阔幽深的水泊里面，长着丰茂的草蒲、丛密的芦苇，小型的丘岗和浅滩像棋子一样散布在水泊的中间。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曾享有盛名的“高鸡泊”。“高鸡泊”在隋末时，曾是农民起义军窦建德集团的根据地，与秦叔宝、程咬金所踞的瓦岗寨齐名。后来这些英雄事业，虽都已成陈迹，但高鸡泊的名声却流传下来了。

高鸡泊里有一个小村叫做金鸡村，靠近水泊旁边，村后是一个小山岗，水光山色，风景绝美。这天，正是早春天气，在村前一个广场上，有两男一女在那里练习武技，原来他们都是太极门名拳师柳剑吟的子弟门人，那两个男的是柳老拳师的二弟子杨振刚和三弟子左含英，女的则是柳老拳师的爱女柳梦蝶。这时左含英和柳梦蝶正在广场上角逐游戏，杨振刚则斜倚在场边的小树上，含笑望着。

左含英和柳梦蝶练习的情形也很奇怪。只见左含英的手上拿着一根绳索，索上吊着十二个小小的羊脂白玉球，每个小球用一根小钢线吊在绳上，左含英一伸手便哗啦啦地舞动起来，那软软的绳索给他舞动得笔直，有如一根棍子，虎虎生风，那十二个小球也随着舞动起来，耀得人眼花缭乱。

左含英在广场上疾跑了两圈，越跑越急，只见一团人影，裹在无数的球影里，他大叫道：“师妹看准了打来吧！”柳梦蝶随即拔步向左含英追来，两手里各扣着几个钱镖。看官，什么叫做钱镖，且在这里解释一下：钱镖便是普通的铜钱（大多数是选用“咸



丰”钱，因为那种钱既小且厚）将两边磨得锋利后当飞镖使用，叫做钱镖或金钱镖。太极掌、太极剑和金钱镖正是柳老拳师从山东太极丁门下得来的绝技。

在柳梦蝶和左含英两个风驰电掣的追逐中，突见柳梦蝶轻舒玉臂，一个“凤凰展翅”，一面发出一枚钱镖，一面叫道：“第三个！”钱镖如矢，直飞入那一圈球影中，只见当的一声，一枚小球落地。左含英停步一看，正是绳上系着的第三个小球，那一丝钢线被钱镖割断了。左含英含笑说了一声：“好！”便又急跑舞动起来。柳梦蝶更不打话，使出“八步赶蝉”的轻功，像一溜烟的往后追，刷刷又是两声钱镖破空之声，口里连叫道：“第五个，第七个！”那边又是两声叮当之声，两个小球落地。左含英微微一笑道：“师妹，这次师兄要用招术闪避了，你打来吧。”声还未息，柳梦蝶一个“怪蟒翻身”，刷，刷，刷，又是三枚钱镖打来，口里叫道：“第一个，第四个，第八个！”这次只听得叮当两声，只有两个小球落地，另一枚钱镖却给左含英用两只手指夹着，哈哈大笑。

柳梦蝶羞得满面通红。原来她三枚钱镖发出时，一抖手便化为三点寒星，连翩飞到。左含英明知道师妹的金钱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闪避甚难，存心捉弄她，竟使出武林中在敌对时才使用的绝技“铁板桥”，右足撑地，左足蹬空，头向后仰，一条软索突从上空飞舞变为贴地盘旋。饶是这样，那三点疾如飞矢的寒星斜飞而来，第一个、第四个小羊脂白玉球还是给前面飞来的两枚钱镖打落。第三枚钱镖飞来时，左含英已将右足一旋，借拧腰之势，右手略向下沉，又将那软索抖得笔直，钱镖横飞来时，竟打了个空，穿过球隙，直向左含英的咽喉飞到，左含英突一长身，左手伸出食中二指，觑个正着，一夹便夹到了。

这时倚在小树边的柳老拳师的二弟子杨振刚忙喝住师弟师妹说：“师妹的钱镖也不错，只是第三枚钱镖所发的劲急了一点，以至飞得太疾，打过了头。但三师弟的招数更多可议之处，试想我们太极门的钱镖，专打人身穴道，如这次你中了两枚钱镖，那还了得？你的‘铁板桥’功夫还未到家，离地还是过高，如果再低三寸，镖飞来时便全会凌空而过了。其实你若自知‘铁板桥’





的功夫还未到家，用‘燕青十八翻’的功夫，避过这一手三镖是最安全的。在对敌时，应先求稳健，然后才讲究使出绝招，你可知道？”

柳梦蝶虽然得师兄夸奖，还听师兄把左含英的招数弹了一通，但却觉得这次在师哥面前，总是失了面子，不肯甘休，口里嚷道：“我三镖只中两镖，总算也栽了一个斤斗，三师哥你别走，我还要和你过过掌。”一面说一面就揎拳擦掌向左含英走来。左含英把肩一耸说道：“师妹，你已经占了上风还不肯罢休吗？你不累我也累了。明天再和你过掌吧。”柳梦蝶哪里肯依，还是缠着要和左含英过掌。

左含英和柳梦蝶年纪相差不远，柳梦蝶今年十六岁，他也只是十八岁。柳老拳师一生只生得她一个爱女，虽然管束甚严，但也不免爱之过甚，有时也要顺她的意。大师兄十年前已出师门，算来该有三十岁了，二师兄也将近三十，她不敢缠他们玩，就专磨着左含英和她玩。在她是一片天真烂漫，而且小小姑娘，也还不懂男女之事。而左含英却常给她撩得心头麻痒痒的，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情。因此左含英也常常故意去逗她。今天夹着她的钱镖，就是存心想气气她的。

柳梦蝶果然给她气着了，跑过去使用太极门中的“七星掌”式，吐掌向左含英打来，左含英摆出“如封似闭”的架子，正待招架，猛听得二师兄嚷道：“你们别闹了，看什么人来了？”

二人收式向着师兄指点之处看去，只见一叶轻舟，在水泊里分开芦苇像箭一样飞来。那轻舟也煞是奇怪，没有张帆，又是逆风，却来得如此之快，分明不是普通渔民驾驶的。说时迟，那时快，轻舟已冲到岸边，船头上站着一个灰朴朴的大汉。

灰衣人一跃登岸，那小船经他双足一冲一带之力，竟自冲上沙滩来，灰衣人也不理那小舟，步履矫捷，径自向广场走来。一面走，一面问道：“柳剑吟柳老拳师可是在这里么？”

左含英等惊疑不定，问道：“你是什么人？找柳老拳师干什么？”

那汉子边走边拂拂身上的风沙，闪烁其词地说道：“你们不必问我是什么人，柳老拳师见了我自然知道。我找他是为了一件



关系他师门荣辱的大事，说给你们听你们也不明白！”这样的怪汉子，这样的怪话，把他们怔住了。

三个人中，到底是杨振刚有过一点江湖阅历，看那汉子虽然身手矫捷，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但他孤身一人，如有恶意，谅也不会讨了好去。且引他到师父门前，再派小师妹进去禀报，师父名震武林，熟知江湖路道，还怕摸不了他的底细？

主意打定，杨振刚便行前几步说道：“柳老拳师正是家师，阁下既有要事要见他老人家，小弟自当引路。”说着便带他越过广场，向场后筑在半山的柳宅行去。

那天春雨刚过，山路泥泞。杨振刚偏偏不带他走已开辟好的小径，却带他从乱石丛中步上半山。杨振刚存着试试这汉子功夫的念头，在带他行过一处遍生苔藓的石间时，猛回头双手一带他道：“路滑，小心！”

杨振刚是想用太极门中的“粘”字诀，直把他“粘”出几丈之外。不料话声未停，双手方触他的衣袖，却被他借着自己的掌势，反“粘”出去，虽然不致被“粘”出几丈之外，但也步履倾斜不定。那灰衣人却纹丝不动，口里说：“是呀！路滑，要小心！”

说时迟，那时快，突地从半山上像流星倒泻一样的冲下一个人，一瞬间便到了两人面前。只见他两袖带风之声，蓦地右手一带便将杨振刚带过身后，左手骈指如戟，“顺水推舟”直向那灰衣人的“期门穴”点来。这叫做，预防不测，先救爱徒，再打劲敌。

那灰衣人不防有这一着，也来不及看清来人面目，急将双足一点石间，倒跃出两丈以外，身形方定，待要看清来者是谁时，蓦听得一声喝道：“金华，是你吗？”

那被唤作金华的灰衣人，急忙拜倒地上：“师伯，小侄无礼，未曾晋谒，倒劳你老前来迎接。”

那从半山上冲下来的人，正是柳剑吟柳老拳师。原来柳梦蝶鬼灵精，在那灰衣人上岸时，她就溜烟地抄小径回去告知老父。柳老拳师以为是什么江湖好汉，慕名寻事，却料不到是自己的师侄。

当下金华正待倾诉，柳老拳师说：“别忙，且在我家门前的柳林歇歇再说。”那柳林中设有石桌石凳，是柳老拳师平时避暑或

